

紙飛機飛過

◎ 獨幕劇

◎ 角色

珍：28 歲，自由作家，喬的外遇對象。

路：25 歲，室內設計師助理，喬跟莉莉的兒子。

喬：約 50 歲，企業高階主管，莉莉的丈夫。

莉莉：約 50 歲，喬的妻子。

◎ 場景

舞台上放置各種傢具，櫃子、床、書桌、梳妝台、小圓桌等等，窗戶在右上舞台，規格為一間單人套房，傢俱可因表演或導演需求增減，這些傢俱可以不需要太多寫實，基本上的色調以白色為主，傢俱皆可被輕易滑動或搬動。

有兩區燈光，上舞台為房間內部的燈光，下舞台為喬的燈光。

整齣戲不時出現雜音，為野獸低鳴聲，可因氛圍稍做調整。

場上的紙飛機，可以隨著故事的進展，而越來越多。

◎ 故事大綱

那一天，喬死了，整座城市只剩下紙飛機在呼吸。

路為了尋找父親—喬真正的死因，來到了珍的單人套房，珍告訴他：「如果要知道真相，就要陪她玩遊戲。」

於是，他們開始扮演起少年維特與夏綠蒂……。

(野獸低鳴聲持續。)

(房間的燈區燈亮。)

(珍身穿黑色洋裝躺在床上，之後慢慢起身，踉蹌地走到窗邊，用力將窗戶關上，發出巨大的聲響，野獸低鳴聲嘎然而止。)

珍：他媽的鬼地方……。

(珍再度倒回床上，上舞台燈區像是月光的燈光進。)

(下舞台燈區亮，喬穿著黑色西裝看著她，走過去替她蓋了被子後，走回下舞台燈區。)

喬：她今天累壞了，尤其是喪禮，是很累人的。

(停頓。)

喬：「生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有時我在想，我一路走來，參加的喪禮就越多，接著，就輪到自己幫親人舉辦喪禮，最後是自己的喪禮……這個儀式到底代表什麼？而且爲什麼……這一天，一定要這麼難過呢？

(停頓。)

(微弱的腳步聲進。)

喬：她是珍，二十八歲。每一個夜晚，她都不得安寧，那些她所懼怕的、恐懼的，會幻化成各種鬼怪，出現在她的夢裡，繼續折磨她。

(下舞台燈區漸暗。)

(腳步聲漸大。)

(珍驚醒，喘氣。)

珍：……是誰……？

（燈光漸暗。）

（野獸低鳴聲進。）

（燈亮。）

（房間四處放滿了稿紙，珍坐在書桌前面，不斷在寫東西，寫了又把稿紙揉成一團，往旁邊亂丟，喬走過去將揉成一團的稿紙折成紙飛機，往觀眾丟。）

（野獸低鳴聲漸大，珍起身，走到窗邊，往下看。）

珍：唉……夠了。

（珍回到書桌繼續寫東西，喬繼續摺紙飛機。）

（停頓。）

（野獸低鳴聲嘎然而止，傳來高跟鞋腳步聲。）

珍：……到底是誰？

（外頭傳來女子談話的聲音。）

（由喬變聲扮演。）

喬：呵呵呵呵！是呀……你不知道那個女的真的很誇張……（聲音漸小）

（停頓。）

珍：……是在說我嗎？

（珍靠近左下舞台的門，當珍轉身要回去工作時，腳步聲再度響起，珍再度靠近門。）

喬：哎呀！妳認識這戶人家嗎？從沒看過有人走出來……。（聲音漸小）

珍：誰呢……？

（珍回到書桌繼續工作。）

（野獸低鳴聲進。）

喬：永遠沒有安靜過，這個城市。

（敲門聲響起，珍起身去應門，但是沒有人在外頭，珍感到疑惑，珍回到書桌。）

珍：……爲什麼不按門鈴？

（腳步聲再度響起，珍衝過去打開門。）

珍：喂！你！……喔……嚇到妳了……抱歉，沒事……嗯……今天超商的牛奶特價啊？謝謝……嗯……掰掰！路上小心唷！

（珍回到房內，感到不安，拿起手機撥打電話。）

（喬裝扮成另一個聲音。）

珍：喂……。

男子：唷？這麼稀奇？打給我。

珍：不行？那我掛掉。

男子：等等等等等，怎麼了？

珍：你老婆今天在家嗎？

男子：NO，帶小孩回娘家。

珍：又吵架了？

男子：天知道是爲了什麼！

珍：誰叫你很難相處，而且你很不會控制你的情緒。

男子：妳也不差。

珍：晚上六點來接我。

男子：OK，晚點見。

（珍掛上電話，躺在床上。）

（野獸低鳴聲漸大。）

（喬朝珍射紙飛機，紙飛機打中珍，珍像是想起什麼。）

（野獸低鳴聲極收。）

珍：天啊！一個月了！整整一個月……他離開我已經……我居然……我……天啊！我居然一點感覺都沒有……。

（珍快速穿上外套，離開。）

（喬向觀眾射紙飛機。）

喬：這就是這座城市可怕的地方。

（停頓。）

（喬拿了一只顏色不同的紙飛機，放在桌上，接著開始撿拾地上的紙團。）

喬：在這裡，每一天都跟新年一樣，都有人在「除舊佈新」，都有大型垃圾車在掃蕩這個地方的垃圾，有的被資源回收、有的被丟進焚化爐燒成灰。（停頓）但是……很奇怪的，這個城市的塑膠特別多，燒也燒不掉，燒了還會散發毒氣，遺臭千年。

（喬回到自己的燈區。）

喬：她是珍，今年二十八歲，職業是雜誌愛情專欄的作家，感情狀態是開放式情侶關係。……每天晚上……她都會夢見我，就是我出現在她的夢裡，每一個晚上、每一個時刻都在折磨她。

（下舞台燈區漸暗。）

（珍上場，抱著一束花，看見桌上的紙飛機，啜泣。）

（燈光漸暗。）

（野獸低鳴聲持續。）

（燈亮。）

（珍買來的花束被放在花瓶中，花開得很漂亮，珍繼續工作，稿紙散落一地。）

（敲門聲響起，珍停止動作，看向門。）

珍：……半夜一點……誰啊？

（珍起身去開門，看向外面，毫無動靜。）

珍：嗯……我太累了嗎？

（珍回書桌上繼續工作。）

（腳步聲響起。）

（珍再度起身，走向門，腳步聲漸大後漸小。）

（野獸低鳴聲漸大。）

珍：什麼時候才可以停止啊……？

（珍將窗戶關小，野獸低鳴聲變小，關掉電燈，像是月光的燈光進，珍躺到床上。）

（燈光轉換，野獸低鳴聲漸大，珍突然坐起身，像是做了惡夢，起身

後，野獸低鳴聲漸小。）

（敲門聲響起，珍看向門，敲門聲再度響起，珍不悅地起身衝去開門。）

（開門的瞬間，下舞台燈區亮，喬站在珍的家門口。）

珍：幹你他媽的到底是……是……是……你？

（珍倒在喬懷裡。）

（燈光極收。）

（再次燈亮。）

（珍跟路坐在室內，珍遞給路一杯茶。）

珍：抱歉……我剛剛太激動了。

（停頓。）

珍：我是珍……你……你很像某一個人……你該不會是……

路：路。

珍：是……路？

路：喬是我父親。

珍：……你跟他很像，我以為你是他。

路：（冷漠地）並不像，我不是他。

（停頓。）

珍：你做什麼的？

（停頓。）

珍：幾歲？

路：妳分明知道答案，為什麼要問？

珍：你對我知道多少？

路：我爸外面的女人。夠多嗎？

珍：夠多了。

（停頓。）

珍：你是喬唯一的兒子，今年二十五歲，獅子座，職業是室內設計師助理，喜歡的顏色是深藍色，早餐一定要吃一顆水煮蛋，還有一杯熱騰騰的榛果拿鐵……但其實最喜歡的是熱巧克力，只是熱巧克力聽起來很像小孩子……愛面子……

路：妳不要以為妳瞭解我，妳不過是我爸的情婦，眾多情婦中的其中一個，還有，我是處女座。

珍：榛果跟巧克力一樣很甜耶！

路：甜不甜很重要嗎？

珍：很重要啊！你覺得熱咖啡加幾顆方糖最適合？

路：……三顆。

珍：喔，好甜，而且我家的方糖沒有了。

路：妳加幾顆？

珍：一顆都不會加。

路：那樣才無趣、沒味道。

珍：是你的人生很無趣才需要三顆方糖，喔，三人成虎，你有三個女朋友嗎？

路：……我不是來這邊跟妳說這些有的沒的。

珍：你有女朋友嗎？

路：干妳什麼事？

珍：因為我最喜歡有女朋友有老婆的男人了。

路：妳這種女人到底在想……我是他的兒子！妳……

珍：「我」「這種」女人？現在半夜兩點，你到底有什麼事？還是有什麼毛病？

路：告訴我，他是怎麼死的、為什麼會死。

（停頓。）

珍：大家都很清楚。

路：那不是真的。

珍：你確定？你對我真仁慈，不恨我？

路：我不恨妳，只是討厭妳。

珍：喔？因為我是「那種」女人嗎？

路：……告訴我。

珍：事實就是他們說得那樣，我不想再說了，你走吧！

路：告訴我真相，我想知道他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

珍：我說的，你就相信？我說的，就是真相嗎？

路：但也許可以讓我更靠近他一點。

（路拿出一本書，書皮是白色毫無字樣，女子看到立刻認出了這本書。）

路：這是我爸生前一直放在桌上的書。

珍：莉莉看過這本書了嗎？

路：莉莉？

珍：我們都這麼稱呼你的母親。

路：沒有，只是差點被她丟掉了。

珍：你發現裡面我寫下的地址？

（路點頭，看著珍。）

珍：你知道這本書是什麼嗎？

路：《少年維特的煩惱》。

珍：我送他的，在路口轉角的咖啡廳，我們坐在外頭的位子，抽著菸，那天冬日的陽光很溫暖，我們看著躺在咖啡廳外頭的貓，是可憐的花

貓，我們看了一個下午……那是我們第二次見面。

（停頓。）

珍：你讀過這本書嗎？

路：沒有，但是知道故事在說什麼。

珍：在說什麼呢？

路：維特深愛著夏綠蒂，但夏綠蒂有未婚夫阿爾貝特了，最後維特用阿爾貝特的手槍，自殺了。

珍：可憐的維特，他的喪禮連一個牧師都沒有。

（停頓。）

珍：你知道爲什麼我要送他那本書嗎？

（沉默。）

（珍轉身拿了一張紙給路。）

珍：你會摺紙飛機嗎？

路：……嗯。

珍：可以摺給我一隻嗎？

（路摺了一隻跟喬摺的一模一樣的紙飛機，遞給珍。）

（沉默。）

珍：我看過摺得比這更好的。

（珍將紙飛機丟了出去，紙飛機落在下舞台，房間燈區暗，下舞台的燈區亮，喬進場撿起紙飛機。）

喬：他們都叫我喬，他們都說我從沒真正愛過一個人，他們都說珍是個壞女人，他們都說珍是個賤貨，他們都說我是被珍殺死的。但是，這一切都是他們說的。

（燈光漸暗。）

（燈亮，不同於上幾場的燈光進。）

（舞台上的傢俱經過重新擺設。）

（珍坐在椅子上，喬在下舞台的燈區，路穿西裝上場。）

珍：站住！現在幾點？

路：晚上六點……五十七？

珍：我們是不是說好七點？上次你是六點五十，再上一次是七點三分，更之前的上幾次我不想數了，你……

路：才差三分鐘……

喬：我都是七點準時到珍那邊，一分一秒都不差。

珍：下次記得是七點唷！差一分一秒都不行！進來吧！

（路進門，因為穿著西裝的關係，看起來綁手綁腳。）

珍：你要習慣穿西裝，這是一個男人該有的體態。

喬：更是男人權貴的象徵。

珍：你打領帶的技巧有進步，但還是打的很糟，很醜。

喬：我兒子品味怎麼這麼差？

（珍拿出了一條寶藍色的領帶，替路換上。）

（喬盯著他們。）

喬：那是珍之前送我的領帶，她那時笑著說要把我當狗一樣，好好拴住。

珍：好了，你是喬，是我的狗。

（珍輕輕吻了路一下。）

路：……我一直很不喜歡妳這樣說我老爸。

珍：咦？你在乎啊？

路：……任何當兒子的都會吧！

珍：我忘了我忘了……父親都是兒子人生第一個崇拜對象……可是……喬很喜歡耶！他喜歡的話，你幹麻生氣？而且你現在是他，你要喜歡。

（高跟鞋的腳步聲進。）

（沉默，路跟珍都注意到了腳步聲，但都不理會。）

珍：我們來跳舞吧！

（燈光轉換，音樂進，路跟珍來到下舞台的燈區跳舞，兩人的動作還算順暢，喬依然盯著他們。）

路：今天，還好嗎？

珍：很好啊！一如往常，寫點東西，關於愛情、關於男人跟男人、女人跟女人或是男人跟女人……。愛情這東西，特別容易被消費、被濫用……你懂得。你呢？今天不是開會？

路：嗯，對，開會……

珍：你上次不是提一個行銷策略？

路：嗯，被採用了。

珍：預料之中的事情啊！莉莉今天呢？

路：我媽……

珍：莉莉什麼時候是你媽啊？

路：嗯……我老婆應該還在加班吧！

珍：真的在加班？

路：她都是這麼說得。

珍：你相信？

路：除了相信還能怎麼樣？

珍：你們這對夫妻很有默契，都很有默契的不回家。你知道她在做什麼嗎？

路：不知道。

珍：你永遠都說不知道。

路：那妳知道嗎？

珍：我知道她 168 公分，很喜歡穿高跟鞋，什麼顏色都有。

路：妳算瞭解她的，她有一個更衣室專門在放高跟鞋。

珍：我還知道她不喜歡幫你口交。

（停頓，路跟珍一個動作，路把珍過渡給喬，珍跟喬繼續跳舞的動作，兩人看起來非常有默契。）

喬：她沒有幫過任何男人，她覺得很髒。

珍：你錯了，因為她不夠愛你。

喬：那妳就夠愛我了？是嗎？

珍：如果事實是相反呢？如果莉莉只不願意幫你呢？

喬：我跟她認識二三十年，我比妳更瞭解她。

珍：你真的認識她嗎？你怎麼能這麼篤定說你認識一個人？

喬：我認識她，她是我的老婆，我們住在一起。

珍：你根本不知道她都幾點出門，幾點回家，工作的內容是什麼……你跟她生活在一起，但你對她現在在做什麼，你卻一無所知。

喬：我是不清楚，但這一切還重要嗎？對現在的我跟她而言，知道這一切，沒有任何幫助。

珍：那我呢？你除了知道我背上面跟小腿上有兩顆痣之外，你還知道什麼？

(停頓。)

(野獸低鳴聲漸收，海水聲漸進。)

喬：妳喜歡吃水蜜桃，討厭吃海鮮。

路：比起籃球更喜歡棒球，因為棒球對妳來說比較複雜。

喬：晚上都睡不著，常常早上五、六點才睡，睡到傍晚。

路：一天只吃一餐，很不健康，唸妳也沒用，有時會吵著要吃肉，有時卻想要吃素。

喬：很怕一個人睡，但又很愛逞強，脾氣不是很好，有嚴重的起床氣。

路：以前學過一點點鋼琴，可是討厭古典樂，喜歡搖滾樂跟歌劇。

喬：喜歡讀書，什麼都會讀，不會做菜卻很喜歡看食譜，明明就是寫愛情專欄的人，卻絕對不看愛情小說。

路：生氣的時候會不自覺的摳指甲，妳真心笑得時候眼睛會眯成一條線，像一隻貓。

喬：喜歡幫別人慶生……但非常討厭過自己的生日。

路、喬：這樣夠嗎？

(燈光轉換。)

(下舞台燈區漸暗，珍離開喬的身邊，回到房間。)

(珍看起來不對勁。)

路：怎麼了？

珍：沒有……只是很像。

(停頓。)

(珍坐在床上，看著路，示意要路蹲在她前面。)

珍：開始吧……你最喜歡的部份。

(路上前想要親吻珍。)

珍：錯了，從腳開始。脫掉它。

（路跪下，脫掉珍的鞋子。）

珍：舔。

（路遲疑、尷尬地看著珍。）

路：舔？

珍：是啊！……喬，你忘了嗎？這可是你最喜歡的部份喲！

（珍給了路一個意味深長的微笑。）

（燈光轉換，宛若深海的燈光進。）

（路跟珍替彼此褪去了多餘的衣服，開始以像是海豚的方式繼續纏綿，在整個舞台上游動，並且改變了傢俱的擺設，舞台看起來全然不同，場上的稿紙四處飛揚，之後喬加入，取代了路的位置抱住了珍，路下場。）

（燈光轉換。）

（海水聲漸收，野獸低鳴聲漸進。）

珍：我剛剛以為我回到最初、最早的地方。

喬：哪裡？

珍：很像是大海、很像是子宮裡的羊水。

（停頓。）

珍：我特別喜歡跟你。

喬：（得意地）是嗎？

（喬拿起路剛剛脫下的衣服準備要穿，珍阻止他。）

珍：不要走，外面有大怪獸，會把你吃掉。

喬：我不會被吃掉。

珍：它會吃掉你的記憶，然後你就會忘記我。

喬：我怎麼會忘記你？

珍：怪獸很可怕，它會伸出細細的針線，然後鑽進你的頭皮上的毛細孔，再穿過頭蓋骨，游過腦漿，然後刺進你的腦……最後你就會毫無感覺地把什麼都會忘記了……。

喬：那冰雪聰明的妳，有好方法嗎？

珍：我會待在這裡，哪裡都不去。

（珍更用力抱住喬。）

（喬感覺到珍的不安，試著安撫她。）

珍：好啦！快弄一弄去開會吧！

（喬開始穿衣服。）

喬：妳在哪裡出生的？

珍：大海啊！

喬：我在說認真的……妳從不說妳的過去。

珍：因為連我也不能確定那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啊！你怎麼確定你的記憶是對的？

喬：我記得的，就是對的。

珍：我家附近蛋糕店上面的香煙廣告，女生是用左手還是右手拿煙？

喬：右手？

珍：錯，是左手，你等一下可以去確認。

喬：是嗎？

珍：你很愛說「是嗎？」疑心病很重耶你！

喬：疑心病會幫助妳看清不少事情！

珍：對對對……你這個老油條！你讀了嗎？

喬：你說那本書？

珍：嗯，讀到哪？

喬：「海上有一座磁山石，船隻如果靠得太近，所有的鐵器包括釘子都會被吸出來，飛到山上去。」

珍：「倒楣的船夫也會從分崩離析的船板掉下去，被海水滅頂。」

喬：「夏綠蒂就是我的磁山石。」

珍：「這座山上，遍地芳草萋萋、芳香怡人。」

喬：「也許，我就是那個船夫，總有一天，會被海水滅頂。」

（喬穿好衣服，摺了一隻紙飛機給珍。）

喬：我不在時，它會帶妳飛過……飛過……我不知道，也許是海的另一端吧！

珍：那就很夠了。

喬：是嗎……？

珍：嗯。

（兩人相視而笑。）

珍：（愉悅地）你該去開會了。對了，你今天會回家吧？

喬：嗯，路要回來，莉莉要做晚餐。

珍：好，我知道了。

（喬親吻了珍。）

喬：掰掰。

珍：我說過不要說掰掰！要說「再見」！

(停頓。)

喬：(溫柔地) 再見，夏綠蒂。

珍：(溫柔地) 再見……我的船夫。

(喬離開珍的房間。)

(燈光轉換。)

(珍恢復舞台空間。)

(路上場，西裝筆頂，領帶打得很好。)

路：夏綠蒂，妳要的方糖。

珍：船夫還活著啊？

路：我說過我不會死。妳喝咖啡不加方糖，買什麼方糖？

珍：喔……因為你每次喝咖啡都要加三顆方糖，你傻了？

路：但妳很少泡咖啡。

珍：有關係嗎？你不覺得方糖很好笑很可憐嗎？

路：嗯？

珍：方方正正地擠在一起、方方正正地被買回來，誰也離不開誰，很好笑、很蠢，也好可憐。

路：妳好怪。

珍：你喜歡啊！可是你不覺得這個城市很像方糖嗎？

路：我們都方方正正地擠在一起，然後一起被移來移去？

珍：而且好方、好正、好擠，為什麼一定要這樣？

路：誰知道……今天工作呢？

珍：今天我只想休息，對了，莉莉做什麼當晚餐？我猜猜……牛肉湯、烤雞腿……涼拌通心粉？

路：聰明。

珍：涼拌通心粉好像是路愛吃的？

路：其實他沒有很喜歡……但莉莉好像以為他喜歡吃。

珍：莉莉總是搞錯這個路跟那個路。

(停頓。)

(高跟鞋的腳步聲再度響起，這次的聲音比上次的更大。)

珍：該死的爛隔音。

路：要去看看是誰嗎？

珍：算了，希望這個女人不要跌死。

路：妳唷……。

珍：對，我是巫婆我最愛詛咒別人。剛剛說到什麼？

路：這個路跟那個路……？誰？

珍：涼拌通心粉是那個路喜歡吃的啊！不是這個路……。

路：那個路……。

珍：現在的路是這個路，而且只剩下這個路。

路：是嗎？路他……有兩個路……

珍：很久以前，路有問你一個問題，他不是問你他有沒有哥哥？

路：嗯，在路國中的時候。

珍：爲什麼路會問你那個問題？

路：那天……路看見一些舊的玩具，他從沒玩過，也沒看過的，被放在倉庫裡，還有一個貓咪布偶。

珍：然後呢？

路：路跑來問我那些玩具，他就想到該不會他有一個他看不見的哥哥，莉莉馬上跟他說沒有，還笑著跟路說你是我們家唯一的寶貝，之後把貓咪布偶送給路。

珍：那個路，總是抱著貓咪布偶，一刻都不放開呢！

路：……但之後那個貓咪布偶不見了。

珍：是啊！不見了……因爲……

(珍拿出了貓咪布偶。)

珍：因爲你拿來我這了，記得嗎？在那個下雨的晚上。

(沉默。)

路：可以告訴我嗎？我想我必須知道……。

(珍改變了舞台的擺設。)

珍：最初的路，不是現在的路，大家也叫他路，但是那個路跟這個路不一樣，但最後大家以為都一樣。

路：所以我……

珍：你的猜想是對的。

路：我有一個哥哥！？

珍：你有一個哥哥。

路：那他呢？他人呢？

珍：很早很早的時候，就已經不重要了。

路：為什麼？什麼叫做不重要？

(沉默。)

(野獸低鳴聲漸收，雨聲漸進。)

珍：聰明的路，你說呢？

路：……死了？

珍：是呀……所以不重要了嘛！

(沉默。)

珍：只是……你永遠無法成為莉莉心中的路。……不過……你跟他本來就不一樣啊！你是你，你不是他，雖然你們都被叫做路……雖然大家都認為一樣……。

(雨聲漸大。)

(珍拿出一把傘，並把兩傘打開，遞給路。)

珍：拿去吧！別讓貓咪布偶淋雨了。

(路接過雨傘。)

(雨聲漸大。)

(燈光漸暗。)

(下舞台燈區亮，喬拿著跟路一樣的雨傘，並且抱著貓咪布偶站在燈區。)

喬：那天雨下很大，莉莉沒有回家，我隱約聽見有人在哭……但我不知道到底是誰在哭，可能是莉莉、可能是我、可能是珍…也可能是貓咪布偶。

(喬走進珍的房間，珍書桌上的檯燈亮。)

(珍躺在床上，喬把貓咪布偶放在一旁，開始翻閱珍書桌上的稿紙，並且折起了紙飛機。)

(珍發覺有人緩緩起身。)

珍：你來了？

喬：嗯。

珍：下雨？

喬：嗯，不小。

珍：想我？

喬：嗯。

珍：莉莉呢？

喬：不知道。

珍：過來。

（喬坐到珍的床邊，給珍他剛剛摺的紙飛機。）

喬：紙飛機會帶你飛……飛過……我不知道。

珍：沒關係。

（喬抱住珍，珍手上的紙飛機掉落到地上。）

喬：珍，我有時希望她……她……

珍：怎樣？

喬：消失。

（停頓。）

珍：沒事的，只是下雨了，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喬：妳是誰？告訴我，妳從哪裡來。

珍：大海，我從大海來。

喬：是嗎……妳又在迴避，妳從不說妳的過去。

（珍將喬推開。）

珍：我沒有迴避，是你沒有認真讀。

喬：那本書嗎……我最近很忙我……

珍：不是書，是我寫給你的信。

喬：哪一封？

珍：寫著海豚想要回去大海的那封。算了，我不想聽藉口。你走吧！

記得帶傘。

（珍拉起棉被躺下。）

喬：別在今晚這樣對我。

（珍起身，看著喬，看見貓咪布偶。）

珍：又過一年了。

喬：嗯。

珍：莉莉還好嗎？

喬：老樣子，沒回家。

珍：路呢？

喬：他出國了。

珍：每年這個時候你都安排他出國。

喬：她永遠忘不了他。

珍：這樣路很可憐。

喬：是嗎……可憐？

珍：他只是死去的路的替代品。

喬：那時莉莉說，要把他生回來。

珍：當初，如果這一胎不是男的呢？

（停頓。）

喬：我不知道，她只要路回來。

珍：那這個路跟那個路像嗎？是一樣的嗎？

喬：我不知道。

珍：你從不阻止她。

喬：怎麼阻止？妳該親眼看看她那時的模樣，簡直瘋了。

珍：喔，對了，因為是你造成的，你是殺人兇手。

（停頓。）

喬：不要連妳都這麼說。

珍：不是嗎？為什麼你得了嚴重的流感還要去跟路玩耍呢？

喬：跟自己的小孩玩耍很正常！

珍：我沒有說不正常……只是……難道你真的忘了你得了流感嗎？

（喬沉默。）

珍：有時一點點的惡意，就可以把人給殺死了。

喬：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我真的……

珍：沒關係……你只是恨他奪走莉莉而已。誰叫莉莉在路出生後，只關心路呢？噓……這是我們的秘密，我不會告訴任何人的。

（珍拿起地上的紙飛機給喬。）

珍：我可以代替莉莉愛你。

（沉默。）

喬：成為我的，可以嗎？

珍：你想要破壞我們的遊戲規則？

喬：不能嗎？

珍：我們說好的。

喬：不能改變？我們可以從現在開始改變。

珍：不能，如果我們不是現在這個樣子，我們就不能繼續。

喬：現在這個樣子？哪個樣子？

珍：我們一起搬演的爛劇本，我、你、莉莉、路，少一個角色都不行。

喬：這個鳥樣子，妳快樂？是嗎？

珍：甘之如飴。

喬：沒有人喜歡這樣的！珍，妳承認吧！妳最後會像所有女人一樣，找一個簡單的、愛自己的男人嫁了，最好還有房、有車、有錢可以養妳……就像我！

珍：聽起來很幸福很可笑，我不會，我會離開這個爛透的地方！這個

有你的地方！

（停頓。）

喬：拜託，別這樣……爲我留下。

珍：不能，我會死掉。

喬：我不會讓妳死掉。

珍：我會，我會死，我沒有肺，我不能在陸地上呼吸。

喬：有什麼辦法可以讓妳留下？

珍：除非……你把你的肺給我，但是這樣，你就會窒息而死。你願意嗎？

喬：我能不願意嗎？我可是妳的維特。

（雨聲漸收，海水聲漸進。）

（燈光轉換。）

（像是深海的燈光進，珍跟喬開始擁抱纏綿，兩人快速纏綿，然後迅速分開，像是海底游動迅速的小魚，來回幾次後，兩人面對面停止動作，喘氣，喬漸漸往後退，退進翼幕，珍上前想要抓住喬，卻發現前面有一塊看不見的牆擋住了她，她無論如何都過不去。）

（燈光轉換。）

珍：（喘氣地）大海……其實只是一個巨大的魚缸，是嗎……？

（海水聲漸收，野獸低鳴聲漸進。）

（路從喬消失的地方上場，帶著蛋糕。）

路：怎麼了？看起來很累。

珍：沒有……我剛剛在找東西。

路：找什麼？

珍：類似……像是出口的東西。

(停頓。)

路：我對妳已經見怪不怪了。

珍：習慣就是這麼可怕的事情。

路：來，蛋糕。

珍：喔對……這間蛋糕非常好吃！

路：也很有名。

珍：我其實最喜歡它的香蕉栗子蛋糕。

路：那怎麼叫我買黑巧克力蛋糕？

珍：今天是特別的日子啊！有、人、生、日啊！

路：不是我、不是妳……難道是……

珍：有一個男人今天生日欸！

路：(停頓，不悅)誰？

珍：要你管？

路：說。

珍：偏不！

(路上前想要抓住珍，珍躲開，最後路一手攔住珍的腰，將珍甩到床上。)

(兩人喘氣。)

(此時，高跟鞋的腳步聲再度響起，這次的腳步聲非常大聲。)

珍：喬……你要不要去看看？

路：嗯。

(路到外面一看，發現沒有任何人。)

路：沒人。

珍：嗯……。

路：最近很常出現？

珍：非常頻繁。

路：會怕？

珍：不會，如果你在的話。

（下舞台的燈區亮，喬站在那邊看著他們。）

路：是嗎？那……這個蛋糕到底是……？

珍：今天是……路的生日啊！

喬：對……今天是路真正的生日。

路：哪一個路？不是現在的路吧？

珍：就是現在的路啊！

路：他的生日是下禮拜三。

珍：莉莉當初爲了讓這個路真的成爲那個路……可是連出生都想要在同一天。

喬：那時莉莉千拜託萬拜託醫生，讓她可以把路生回來。

（停頓。）

珍：只是還不能到這麼準啦！

喬：但是這個世界，只要有能力，就可以造假。

路：……這樣啊！

珍：是啊！這就是爲什麼每年的今天我都要你買蛋糕啊！

路：……爲什麼妳要這麼做？

喬：珍老是怕我忘記路真正的生日。

珍：因爲……如果連你這個做父親的，都忘記路真正的生日……那路就太可憐了，是吧？

路：是啊……如果是那樣，他就太可憐了……。

喬：我到覺得，珍才是最可憐的人。

(沉默。)

珍：我們來吃蛋糕吧！這是路最愛的巧克力蛋糕唷！

路：好啊！

(兩人開始吃蛋糕。)

喬：珍很重視生日，她總是覺得慶祝生日是在感謝那個人的出生，也是在感謝母親願意把自己生下來，所以她總說，生日其實才是母親節……她對其他人的生日很用心，但非常討厭過自己的生日。

珍：喜歡嗎？

路：(哽咽) ……還可以。

珍：太苦了嗎？……哎唷……我知道你討厭吃巧克力，但今天是路的生日，就吃他喜歡的嘛！

路：(哽咽) 嗯。

喬：每年的今天，我總被逼著吃我最討厭的巧克力蛋糕。

珍：你要記得唷！路是獅子座，不是處女座唷！

路：(哽咽) 我會記得。

(燈光漸暗。)

(野獸低鳴聲漸大，敲門聲響，敲得很大力很急。)

(門打開，燈光進。)

珍：爲什麼不用門鈴？

(喬大力的推開門，把珍甩到床上，用力關上門。)

珍：你！

喬：解釋。

珍：解釋什麼？

喬：妳自己。

珍：我要為我自己解釋什麼？

（喬拿出一疊文件，丟在珍的身上，紙張散落一地。）

珍：這些……（珍看了看那堆紙，不在乎地）……那又怎樣？跟你有什麼關係？

喬：我沒有想到妳是這種女人。

珍：我從不屬於任何一個人，還有你沒有資格調查我的過去跟我的私生活。

喬：他們到底都是什麼人？

珍：我沒有責任跟你報備他們是什麼人。

喬：妳從他們身上拿到多少好處？

珍：你沒有資格知道。

喬：跟他們舒服嗎？爽嗎？妳不是說妳最喜歡跟我？

珍：你瘋了。

（停頓。）

喬：妳跟妳媽一個樣。

（停頓。）

珍：……你查了？

喬：還跟妳阿姨打招呼了呢！

（停頓。）

喬：我去拜訪的時候，妳阿姨聽到妳母親的名字，還急著否認呢……

妳有想過妳的父親是誰嗎？妳媽可是吸毒吸到不知道跟多少人搞然後生下妳！

（喬靠近珍。）

喬：喂……聽說妳之前在同性戀酒吧工作……那現在呢？還是男人比較舒服吧？

珍：爲什麼這麼做？

喬：妳是我之後要一起生活的人！我當然要知道！但我沒想到……

珍：知道之後呢？嚇死了嗎？我是吸毒犯的女兒，我是雙性戀，男的我的我都上過搞過，我有病！可以了嗎？你滿意了嗎？殺人兇手你滿意了嗎？

喬：不準叫我殺人兇手！我不會這麼輕易就離開妳！

珍：你要我怎樣？

喬：從今以後，我有資格知道妳所有的事情，只有我可以擁有妳！

珍：莉莉呢？路呢？

喬：我會永遠離開他們。

珍：那我會永遠離開你。

（沉默。）

（喬下場，珍坐在床上，開始啜泣。）

（燈光轉換，宛若海底的燈光進，海水聲跟野獸低鳴聲進。）

（珍開始顫抖、喘不過氣，全身開始抽搐、筋攣，最後倒在地上，像是一隻擱淺的海豚。）

（路從喬下場的地方上場，抱起在地上抽搐的珍，將珍放在床上。）

（燈光轉換。）

（海水聲漸收，高跟鞋的腳步聲響起，這次大聲而且清楚。）

（珍像是從惡夢中醒來。）

（高跟鞋的腳步聲收，野獸低鳴聲漸進。）

路：做惡夢了？

珍：……路？

路：妳忘了？我應該是喬？

珍：我們今天不要玩這個遊戲了，好嗎？

路：怎麼了？

珍：……我在哪？

路：妳家啊！怎麼了？暈了？

珍：……少年維特跟夏綠蒂……爲什麼我要重演這個故事呢？

路：這不是我們的協議嗎？我扮演我爸，妳就會告訴我真相……妳今天很不對勁。

珍：有時我會分不清楚哪裡是現實、哪裡是夢……好像一覺醒來，我就在這裡了，就在這顆荒蕪的星球，呼吸……這裡……沒有可以許願的星星、沒有充滿希望的太陽……我怕我忘記那些事情……

路：珍，妳冷靜……就算忘記也沒關係啊！忘掉不快樂的事情也沒什麼不對。

珍：你覺得我很糟糕吧？沒有關係，你可以直說。

路：其實……不會。

珍：是嗎？

路：你被喬傳染了。

珍：我們都被他影響很深。

（珍起身，拿了一只紙飛機。）

珍：喬總是說……紙飛機會帶我飛過任何地方。

路：但它終究只是紙飛機。

珍：是啊……它經不起風吹雨淋……但是如果它真的能飛過大海，到達彼岸，就好了呢！如果它夠強壯的話……

路：妳心中的彼岸是什麼樣的地方？

珍：我只知道不是這裡。

路：妳在這個城市長大嗎？

珍：是啊，但我厭惡這裡。

路：這個城市很常下雨，人有點多，空氣有點髒。

珍：它有一種魔力，會勾起人最深處的邪惡跟慾望……一不小心就沉淪了。

路：其實妳可以不用這麼選擇。

珍：嗯？

路：好好找一個人生活，其實可以很簡單。

珍：這是我選擇的生活方式。

路：不能改變嗎？

（停頓。）

珍：不能。

路：妳明明就知道前方等妳的會是什麼。

珍：但是我喜歡……也許我才是維特。

路：也許在這個城市，我們誰都是維特。

珍：這是屬於我們小小的……悲傷嗎？

路：是很小很小……難以察覺的悲傷。

（停頓。）

珍：路，可以現在去買一束紅玫瑰花嗎？

路：嗯？

珍：讓我們把這個故事結束吧！讓這一切結束吧……。

（路離開前回頭看了珍一眼後，下場。）

（燈光轉換。）

（喬從路原本下場的地方上場，並且抱著一大束的玫瑰花，喬將玫瑰

花遞給珍，珍捧著玫瑰花。)

珍：這是什麼意思？

喬：嫁給我。

珍：……莉莉呢？

喬：離婚了，我們很平靜地處理掉這件事，她有拿到她應得的部份。

珍：路呢？你想過路嗎？

喬：這是我們大人的事。

珍：你講得很輕鬆平常，好像只是在說外頭下雨了一樣。

喬：實際上，這種事情，也不過就是簽個名字、然後登記這麼簡單，我跟莉莉早就有名無實了，現在重要的是……你的答案。

珍：我沒有任何理由答應。

喬：你不愛我嗎？

珍：愛不能被當作任何理由或是藉口。

喬：你到底在猶豫什麼？你知道你若是嫁給我……你可以得到怎樣的生活。

珍：喬，那不是我想要的。

喬：你想要什麼，我都可以給你。

珍：我想要的……？

喬：你想要什麼？

珍：我想要……可以帶我飛到彼岸的紙飛機。

喬：(指著四周的紙飛機)那些，不行嗎？

珍：它們不行！它們不對！它們經不起風吹雨打！喬……這裡一切都不對勁了，這個劇本不該是這樣的！

喬：我們可以重新來過，重新寫一個只有我跟你的故事。

珍：我們不可能真的忘記，我們回不到過去，走不到未來。

喬：我現在若沒有你……我就一無所有了，你知道嗎？

珍：槍在你手上，已經上膛的手槍，能不發射嗎？

喬：……是嗎？

珍：開槍的是你，殺人兇手。

喬：不准叫我殺人兇手！妳才是個爛貨！我願意娶妳，妳就該知足了！

（喬隨手拿起身旁的稿紙，往珍的身上丟，紙張飛散。）

喬：這些什麼東西！妳寫得都是狗屁！什麼情詩、愛情！噁心！騙子！

（喬撕碎了一張一張的稿紙，紙屑到處紛飛散落。）

珍：我們永遠都不要再見面了，直到你死。

（珍將整束玫瑰花的遞還給喬，喬看著珍。）

（沉默。）

珍：你知道現在的我沒有在開玩笑。

喬：是嗎？

珍：你的喪禮見。

（停頓。）

喬：……是嗎？

（喬接過玫瑰花後，將玫瑰花往地上一甩，玫瑰花瓣散落一地。）

（喬下場。）

（燈光轉換，宛若海底的燈光進，海水聲進。）

（珍緩緩拾起地上的玫瑰花。）

珍：維特在最後拿了阿爾貝特的槍，就再沒有回來，已經上膛的手槍，就算只有一顆子彈，總有一天一定會發射……而喬的喪禮，意外的冷

清，跟維特一樣，一個牧師都沒有。

（珍捧著玫瑰花往上舞台方向緩緩走去。）

（下舞台燈區亮。）

喬：那天我只是想著她說的……「直到我死，我們才能見面」。

（喬看著珍的身影緩緩沒入黑暗之中。）

（燈光漸暗，海水聲收。）

（場上燈亮，舞台已經被收拾地整齊，並且換了一個全新的擺法，珍繼續坐在書桌上工作，被稿紙包圍。）

（高跟鞋的聲音響起，這次越來越大聲，然後，敲門聲響起，珍上前去開門。）

（莉莉站在門前，穿著端莊貴氣。）

珍：妳好……請問？

（珍認出了莉莉。）

莉莉：妳好……我是新搬來的鄰居。

珍：我是珍。

莉莉：我是莉莉。

珍：要進來坐坐嗎？

莉莉：好啊！

（莉莉進入珍的房間。）

莉莉：好多稿紙……妳是作家？

珍：不算，偶爾寫寫專欄而已。

莉莉：怎麼不用電腦呢？

珍：我喜歡筆寫在紙上的聲音。

莉莉：真特別……妳自己住？

珍：嗯，是啊！一直都是。

（莉莉注意到珍桌上的書。）

莉莉：這本書是……《少年維特的煩惱》？

珍：喔……是啊！妳讀過嗎？

莉莉：半年前吧！

（停頓。）

珍：那妳喜歡嗎？

莉莉：妳呢？

珍：說不上喜歡或是不喜歡。

莉莉：我不喜歡。

珍：爲什麼？

莉莉：我不喜歡維特這種人。

珍：是嗎？

莉莉：太瘋狂了！像個瘋子！死不能解決任何事情，我們應該試著控制自己的情緒跟行爲，妳說是嗎？

珍：但是要真正做到很困難。

莉莉：是很不容易……就像我腸胃不好，醫生都勸我少吃點芒果，但我還是會忍不住想要嘗一口。

珍：是吧？對了，妳有兒子嗎？

莉莉：有一個呢！已經在工作了。

珍：跟妳一起搬來？

莉莉：不……他自己住……但他等等會過來幫我整理東西，他說他對這邊很熟，還說有間蛋糕店的巧克力蛋糕特別好吃，而且他聽到我搬

來這裡，他很驚訝……不知道在驚訝什麼……是這間公寓不好嗎？

珍：不會不好，只是隔音爛了一些、空間小了一些，但市中心就是這樣……但很方便。

莉莉：我也這麼想，之前我住的房子太大，很寂寞呢！

珍：找到自己適合居住的地方比房子氣派重要。

莉莉：是呢！待會我兒子過來，我會叫他來打招呼。

珍：好的。

莉莉：啊……我也該離開了。

（莉莉準備要離開。）

珍：對了，祝妳新婚生活美滿快樂。

莉莉：咦？妳怎麼知道？

珍：妳手上的婚戒很新呢！

（莉莉看了手上無名指的戒指一眼。）

莉莉：妳真細心……謝謝！

（莉莉轉身想要離開，卻又停下來。）

（停頓。）

莉莉：其實……

珍：……嗯？

（停頓。）

莉莉：我前夫才剛過世，半年前。

珍：……我很抱歉。

莉莉：我連他的喪禮都沒去參加……因為我正在籌辦我的新婚。

珍：妳很懊悔嗎？

莉莉：不……他爲了一個女人死了……而那個女人幫他處理了所有的後事……我連那個女人都不知道是誰。

珍：……那也不重要了，對吧？

莉莉：那個女人一定比我還要愛他，一定。

珍：嗯。

莉莉：我很感謝她……最後那幾年……我跟我前夫都各過各的，她替我照顧我前夫，我應該感謝……但我沒想到我前夫居然爲了她……

（停頓）但我又很恨她……我恨她可以永遠得到他，該怎麼辦才好？

珍：那就恨她吧……如果妳會比較舒服的話。

莉莉：嗯……。

珍：那妳愛妳前夫嗎？

莉莉：二十年前妳問我……我會說我愛他，但現在……我已經不能確定我有沒有愛過他，或者……我不知道我有沒有愛過誰，我忘了。

珍：那現在這個丈夫呢？想要有人陪？

莉莉：當妳在我這個年紀，看到街上都是一對一對的，只有自己落單……那種感覺多麼可怕。

珍：妳有妳兒子陪妳，妳不是一個人。

莉莉：我的兒子早就離我而去了……就在很早以前……。

（停頓。）

莉莉：我想……他們都恨我，包括我的兒子，我知道他們都恨我！我沒有去參加喪禮說要籌辦婚禮根本是藉口……我只是不敢面對他們……但我怎麼能出面呢？

珍：不會的，我想他們都很愛妳，只是愛跟恨太相向，讓我們分不清楚是愛還是恨。

莉莉：……是這樣嗎？

珍：是啊！而且……妳也不需要勉強自己啊……如果痛苦，就不要勉強自己。

莉莉：我甚至害怕我新婚的生活……會再次的失敗。

（停頓。）

莉莉：我真的很怕……我已經沒有多餘的力氣跟時間去面對再一次的失敗……妳看看我，我不再年輕了。

珍：對啊……但是……我們怎麼知道在前面等我們的是什麼。

莉莉：是啊……誰知道呢？

（停頓。）

莉莉：抱歉跟妳說這些，一定造成妳的困擾……但我似乎也只能跟妳說了，謝謝妳。

（珍拿出一只紙飛機給莉莉。）

莉莉：紙飛機……感覺真熟悉……但忘了是什麼……。

珍：給妳，希望它可以帶妳飛過苦難。

莉莉：謝謝。

（莉莉收下紙飛機。）

珍：對於未來……假使我們知道……就好了。

莉莉：是啊！……假使……我們知道……就好了。

（兩人相視而笑。）

（燈光漸暗。）

（場上再次燈亮，舞台上空無一人，只剩下紙飛機跟那本書還可以被清楚的看見。）

（燈光漸暗。）

(全劇終。)